

2001年6月27日

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於6月27日就「增加高等教育機會」議案發言

周梁淑怡議員：

主席，近十年、八年以來，我時常也感到很痛心，因為經常聽到不同的人士，特別是僱主說：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每下愈況，很多時候是眼高手低，所寫的求職信也沒法以通順的文法表達，尤其以英文書寫的，更不可觀。事實上，現時就讀我母校的同學，間中會致函邀請我回校致辭或對我作出甚麼要求，但我經常也找不到一封文法是完全正確的信件。我不禁要問，究竟這種情況由哪時候開始呢？然而，回想起來，又似乎不是由於九十年代忽然增加了很多學位而開始的，這種情況是在八十年代已開始的。當然，一方面因實施了九年免費教育後，大家的期望也提高了，很多人希望攻讀大學；與此同時，八十年代大學本身對語文的要求亦降低，不像以前那樣，要求學生必須達致某一水準才可以入讀大學，就這樣，兩種情況相加起來，有些語文程度根本不達水準的亦可入讀大學，這些學生在入讀大學後才想進行補救，但為時已晚。有時候我亦會問，他們究竟是否知道自己不夠水準，他們是否想改進呢？我未必可以得到答案。但是，如果要責怪，我也不會責怪那些同學，我反而會責怪那些辦學機構。辦學機構以甚麼標準收生，由他們決定；他們要將那些同學教育至甚麼程度，亦是他們的責任。

辦學機構堅持自主，堅持不受任何人意見或甚至干預。其實，我也明白，最高學府是應該有自主權的，但是，他們有否好好利用這自主權，並真正負起其責任及滿足我們的期望？最高學府有否訂定一個高標準，接受其學府所教育的同學所須達到的一個標準？

我最近參加了某大學的一個內部檢討會，我幾乎沒有時間出席，但結果也勉強出席了一段時間。面對文學院院長，我向他查詢：“究竟你希望

貴校的畢業生達到甚麼水平?"他竟然答不出來,我感到非常失望.原來最高學府、相當著名的最高學府是沒有、也說不出一個希望學生在畢業時可達到的水平或標準,我認為最高學府是須有一個理想及指標的.

此外,香港的最高學府也沒有特色.試想一想,例如美國的大學,我們可說出某所大學辦得最好的是甚麼科目,另一所大學則是甚麼科目辦得出色;至於英國,我們也可說出某所工專的甚麼科目辦得最好、某所藝專的甚麼科目辦得最好、某所大學的甚麼科目成績最佳.一所大學內,不同的學院不有不同的最佳科目.在香港,試想一想,哪所大學甚麼科目辦得最好?也許我所知道的不多,但事實上,情況也並非很顯著,因為我們不會立刻想到,如果攻讀某一科目,便應入讀這一所大學;如攻讀另一科目,又應入讀哪一所大學.為何會這樣呢?可能大學在辦學時,並沒有立下目標,須辦好甚麼科目.以中國為例,北京大學開辦文科最佳,而清華大學則開辦理工最佳,我們可立刻知道;但至於香港,你知道哪所大學開辦最好的是哪一科?我不知道.

此外,香港的最高學府是否希望不斷超越自己或提高自己的成績水平?這是否他們不斷追求的東西?最少我們從大學畢業生的水準來看,也證明不到這一點.香港高等教育的其中一個問題是,並不多元化,而是一體化,整天也要求增加學士學位;但其實在這點上,在座有些議員也可能是幫兇,因為最少我們沒有大力地加以反對,而現時回顧起來,便知道確實出現了問題.現在無論是入讀大學或工專的學生,也可以取得學士學位,一名學生進入大學攻讀學士學位,與他入讀一所工專或藝專的心態是否應有所不同?當然,他最終也是希望取得學士學位.所以,我認為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必須真正的考慮,究竟希望給予這些學生甚麼東西?他們在完成了3年或4年的課程後可得到甚麼?首先,他們當然會升值及增加知識,其工作的薪金也可能較高,不過,除此之外,他們的生活的質素、文化質素、道德水準均應提升,而他們的理想亦應更遠大.

我希望香港的高等教育機構能認真考慮這些問題，我們的政府，也必須將"質"的指標放在"量"的指標之前。謝謝主席。